

## 森林与战争、 森林与和平

**许**多暴力冲突发生在森林地区。本章概述这一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一些解决的对策；揭示了近期武装冲突的一般特征，阐述了武装冲突与森林之间的联系及其对森林的影响，探究了与冲突后形势相关的问题并提出一个行动战略。

虽然战争已经并且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但本章重点关注发生在拉丁美洲、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的主要冲突。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带有少许暴力行为的与森林有关的冲突，但它们的特征和影响多少有些不同。

### 暴力冲突的悲惨后果

武装冲突定义为两个或多个武装派别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战斗中造成死亡的人数超过一千人。2000年有17个国家爆发了武装冲突，另有12个国家里处在冲突后状态（Collier和Hoeffler，2002）。虽然大多数动荡的局面是内战引发的，但其中许多战争同时也影响到了邻国。另外，很多国家也存在其它形式的暴力行为，如盗匪、与土地纷争相关的杀戮以及死亡少于一千人的敌对行动。

世界范围内武装冲突的数量在1965年至1990年期间稳步增加，之后有少许减少。但是，近期冲突持续的时间似乎较以前变长了（同上）。

暴力冲突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同时对环境造成了重大影响。平均持续七年的一场内战结束时，一个国家的

人均收入会降低15%，且有30%以上的人处在贫困状态（Collier等，2003）。过去10年里，成百上万人是在冲突中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并造成更多的人受伤致残或被迫逃亡。2001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UNHCR）援助了一千两百万难民和五百三十万国内流离失所者（UNHCR，2002）。冲突的间接影响包括成人和儿童死亡、疟疾和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高发生率。另外，大多数鸦片和可卡因的生产也是在一些正处于冲突中或冲突后的国家进行的（Collier等，2003）。

### 暴力冲突的地域性

政治、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和经济因素综合起来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一特定国家会爆发武装冲突，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就是比其他国家更倾向于暴力。大多处于危急状态的国家，人均收入很低，经济停滞不前，而且出口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大约有50个国家都具有以上三个特征，这50个国家的总人口超过十亿。就像以前遭受战乱之苦的国家一样，军事对抗主要发生在由一个民族统治若干少数民族的国家里（Collier等，2003）。

虽然关于武装冲突的地域性研究没有在国境内进行，但已有研究表明，暴力冲突经常发生在以下地区：

- 偏远、难以进入的地区；
- 存在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但财产权不确定或有争议的地区；
- 贫困家庭比例高的地区；
- 很少融入国家民主制度的地区；
- 很少获得公共服务的地区；
- 同时存在几个种族和宗教的地区。

在一个国家内，很可能爆发武装冲突的地区往往具有为战争提供手段或成为战争

诱因的特征，包括一些偏僻地区，在这些偏僻地区暴乱者不仅可以藏身，还可开发有价值的自然资源来补给武装活动。不易接近和植被覆盖也容易引发非法获利活动，如种植违禁作物和走私。人们为控制自然资源，或是因为他们感到被忽视或被虐待，就会诉诸武力。通常，武装冲突的动机是多样的且随时间而变化，是政治，宗教或种族因素和个人诱因相结合的结果，个人诱因包括对收入、财富、地位、复仇、安全的渴望或对特定人的忠心（Goodhand, 2003）。

### 森林与暴力冲突

贫穷国家的森林地区通常具有许多暴力冲突发生地区的特征。森林地区往往是偏远和不易接近的地区，而且拥有有价值的木材、石油、土地、象牙、钻石、黄金及其它矿产资源，暴动者可以开采这些资源或对其征税。森林地区的居民常常憎恨外来者从这些资源中获取大量利益。政府常将森林地区看成是居民很少、政治重要性和经济价值都很小的边缘地区，关注森林地区仅是为获得木材或矿产资源。因此，传统上森林地区很少被纳入到国家政治进程之中，并且也很少得到公共服务。处于统治地位的种族排斥森林地区本土种族和部落的人民，而这些本土种族和部落的人民也与来自其它地区的移民争夺资源。因为很多森林地区就业机会有限，那么拿起武器似乎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谋生方式。

通过思考过去20年里部分国家在森林地区曾经历过的武装冲突，我们就能理解武装冲突问题的重要性，这些国家有：安哥拉、孟加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哥伦比亚、刚果、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危地马

拉、印度、印度尼西亚、利比里亚、墨西哥、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尼加拉瓜、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和乌干达。玻利维亚、巴西、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森林地区也遭受了持续的社会暴乱。

### 森林作为战争的一种手段

森林可以为战斗者提供庇护、资金和食物。在上述国家里，暴动者常利用森林地区来躲避政府军队。以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例，由于缺乏横穿森林中部和北部地区的道路，使得国家的东半部分地区与首都分开了，因此暴动组织和国外武装力量就很容易进入并驻扎在森林里。

一些情况下，只要暴动者驻扎在偏远的森林地区，政府就会忽视他们，或者认为在具有很少战略意义的森林地区进行持续的军事作战代价太大，故只对控制他们做一点不彻底的努力，在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尼泊尔和菲律宾共和国，暴动者就能够逐渐集结军事力量。

通过出售木材来资助武装活动是困难的，这是因为原木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出售活动需要控制领地。即便如此，这种情况在柬埔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缅甸有文献记载，其它国家可能也有（Global Witness, 2003; Le Billon, 2000; UNSC, 2001）。暴动者通常攫取在森林中发现的其它自然资源以筹集资金。例如，与安哥拉、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开采钻石和金沙一样，价值很高的金属像钶钽铁矿（科尔顿）和锡矿石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被开采了。有些商品如象牙，并不需要太多的资本并且很容易运输和隐藏。另外，人们也知道叛乱组织从一些偏僻地区的石油和矿业公



司、大农场主那里抢夺钱财。类似地，在东南亚和中亚偏远的森林山区及安第斯丘陵地带，武装组织或他们的拥护者种植非法作物，并出售和征税。

许多国家的政府利用木材收入来供给军队，尤其是东南亚和中亚地区。尽管主权国家拥有不可否认的权利来按他们的意愿利用自然资源，有时国家法律也制止这种行为，但是官员们却利用这种权利来谋取个人利益。曾经还有个说法是，军事官员们不时地延长冲突持续的时间，那样他们就可以从事非法采伐和其它违法活动了。

### 森林和战争的动机

人们很少因木材发生战争，但在柬埔寨和缅甸，举例来讲，暴动组织拖延战斗，部分原因是想从事非法采伐活（Le Billon, 2000; Global Witness, 2003）。类似地，虽然冲突很少是因在边境农业地区种植非法作物来赚钱而开始的，但涉足非法毒品交易的强烈刺激使武装组织不愿解除武装。在非洲和亚洲同样有这样的例子，在这些地方，控制森林地区石油和矿产资源的欲望已导致了冲突，其持续时间比其他冲突要长。

在孟加拉国（吉大港山），危地马拉（基切，阿尔塔韦拉帕斯），印度（阿萨姆邦，那加邦），印尼（加里曼丹西部和巴布亚岛西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北部），墨西哥（恰帕斯），缅甸（北部）以及尼加拉瓜（大西洋沿岸），居住在森林地区的本土居民和种族部落参与了暴力冲突。由于森林地区的居民经常受到排斥或歧视，他们要付诸暴力来反击外来势力限制他们的活动、控制他们的领土或者开采他们土地上自然资源的企图。一些人为了自治或独立而战，其他一些人则是为了加强

对自然资源的控制，还有另外一些人是为了自由地从事传统的经营活或种植非法作物。外国政府和政治理论家有时支持这些行动，并利用其推动自己的政治进程，他们的努力找到了实现的沃土，因为这些森林地区的居民感到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在印尼的亚齐省和菲律宾的棉兰老省森林地区，伊斯兰运动组织就是这种趋势的一些例证。在非洲的部分地区，种族因素也会在森林地区导致冲突，在塞内加尔（卡萨芒斯）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北基伍和南基伍）就有这种情况。

在其它情况下，冲突的爆发是政府长期忽视或中央权利机构软弱无能的结果，这种情况就为政治活动者和其他组织留有空间来填补这个空白。热带拉丁美洲很多说西班牙语的农业边境地区见证了大范围的社会暴动，如玻利维亚的恰帕里、巴西东南的帕拉、危地马拉的佩滕、秘鲁的亚马逊河以及哥伦比亚地区，发生在尼泊尔和菲律宾的农村叛乱有相似的特征。

人们拿起武器往往是因为政府军队侵犯了他们的人权，这种情况在偏远地区较为普遍，在这些地区，很少有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和追踪。

一些导致森林地区发生暴动的因素，也会导致贫穷、封闭和被忽视的多山和干旱地区发生暴动。政府应该多多关注这些在历史上一直边缘化了的地区，这些地区常常是少数民族居住区。

### 武装冲突对森林的影响

虽然战争对人类来说几乎总是具有灾难性，但其对森林的影响却既有消极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McNeely, 2003）。军队烧毁森林或用脱叶剂清除林木的叶子以更易于发现敌人，士兵猎取野生动物作为



粮农组织/17551/C. DIANA



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大量集中经常给当地环境造成很大压力，如在卢旺达

食物 (Hart和Mwinyihali, 2001; SAMFU, 2002)。地雷不仅能炸死和炸伤人，而且也能炸死和炸伤大猩猩和其它大型哺乳动物。当通往较偏远森林地带的通路被切断时，较为安全地带的森林就会受到威胁。樵夫和农夫常常利用为军事目的而建造的道路来开采延伸到森林地区的资源。

冲突也常能加强军事力量，但却使民政部门很难使军队人员对其军事行动负责。一些政府已鼓励他们的军队从事经济活动，如采伐林木，而不从中央预算中取得军事行动的资金。在一些国家里，军队从事采伐或与私有采伐公司联系紧密，或者政府允许私有林业公司出于保护目的而建立自己的民兵组织，因此在这些国家里执行林业和保护法特别困难 (Carle, 1998)。

难民和流离失所人群的大量集中常给本地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 (Hart和Mwinyihali, 2001; Plumtre, 2003)。他们迁移到新森林地区狩猎、捕鱼、采集薪材、砍伐树木建造房屋，这些活动会很快耗尽当地的资源。

此外，战争也耗尽了政府本来可投资于林业活动的资金，当军事人员或武装暴

动者进行掠夺性林木采伐时，政府公务员也无力采取干预行动 (Plumtre, 2003)。

看似矛盾的是，战争也会对森林有益 (McNeely, 2003)。冲突迫使大量家庭逃离农村地区，使被抛弃地区得以更新森林 (Alvarez, 2003)。同样，大面积土地遍布地雷，迫使农民和其他居民离开原生活地，从而促进了最近被清林耕地的地区得到保护和自然更新。

战争阻碍了对采伐业的投资，也阻碍了毁林来种植牧草及木本农作物的投资。担心被勒索或牲畜被偷的大牧场主宁愿离开森林，采伐公司也不愿意冒丢失贵重机器的风险。对这些活动投资的减少通常对经济是有害的，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对森林的长期管理也是有害的，然而在短期内却保护了资源。

## 冲突之后

冲突后的形势还提出了特殊的挑战。首先，在受到冲突影响的国家中有44%在五年的停火期内又陷入战争 (Collier等, 2003)。冲突结束后，导致冲突的许多因素还仍然存在，一些甚至会恶化。这种情况破坏了经济增长并造成更多的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此外，以前的参战者和他们政治上的支持者常常发现很难再回到平民生活中，因此，他们为谋生和恢复先前的地位而很容易被说服重新拿起武器。

战争结束后，由于政府和国际援助机构太专注于其它方面的问题，以至于无法顾及一些长期问题，如森林的管理或保护等。他们为恢复经济而承受很大的压力，而且在很多低收入国家里，采伐木材常常是唯一的选择。所以，采伐活动经常迅速扩张以至于超出了公共部门的管理能力，这个问题在柬埔寨就发生过，并且在刚果

民主共和国和利比里亚也有可能发生。战后的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国的政府依靠森林地区来安置复员的士兵和无家可归的难民，因为森林地区是唯一的大面积人口稀少的地区 (Kaimowitz, 2002)。

冲突结束之后，农民、农场主和伐木工返回到农村地区重新开始他们的活动。另外，全副武装的年青失业者除了采伐、商业狩猎和盗匪之外没有其它选择，也会加入到农民的活动。政府可能允诺给以前参加战斗的人以土地、培训和贷款，但不能始终遵守或保持这些承诺，政府在兑现承诺上的无能给未来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 森林促进和平 — 行动战略

在森林地区推进和平的努力必须在冲突爆发之前从消除其动机开始，政府须采取大胆措施，承认森林地区少数民族及其他居住者的政治、文化和领地的权利。政府需要将依森林为生的人们纳入到更广泛的经济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不排斥他们或不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家园和文化。政府也需要为生活在森林里的人们提供社会服务和更多融入市场的机会，而不鼓励外来定居者涌入森林地区 (Goodhand, 2003)。小规模农业、林业、渔业及手工业项目能为森林地区的人们开辟新的生计选择，降低他们生活的脆弱性。可持续的工业材采伐也将有助于更平等地分享森林资源带来的收益。训练有素的警力、尊重当地习俗的司法体系及独立监测侵犯人权的制度，是增强当地居民安全感的其他关键因素。

尽管实施这些措施的成本很高，但在推动种族间社会公正的迫切性和持续发展方面确是势在必行的。然而，由于国家可支配的资源通常有限，所以用于上述方面支出的投资经常在较易到达和人口稠密的

地区进行。政府需要意识到虽然森林地区所需的人均投资高，但比一旦冲突爆发而付出的代价要低的多。

在战争爆发的地区，森林和环境问题在和平进程中可能很重要。在许多国家，政府力量和反政府武装都同意遵守相关的环境规定，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全体居民的最高利益。比如在卢旺达，有关各方达成了一项在国内战争中要避免伤害山林中大猩猩的协议 (Plumptre, 2003)，因为大猩猩对旅游业来说是很重要的。尼泊尔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大都赞成政府的社区林业项目，这反映了项目的合法性已得到广泛地认同。另外，在2000年哥伦比亚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 的和平谈判过程中，双方都将环境问题纳入首轮谈判中 (Alvarez, 2003)。

禁止暴动组织和尚未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事实上的政府出售木材的制裁有时是有效的，因为这种努力可以控制与这些出售活动相关的洗钱行为。联合国机构在不同时期对柬埔寨和利比里亚实行过这种制裁 (UNSC, 2003)，并且建议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也实行类似的制裁。在对柬埔寨的制裁中，执行过程不顺利，结果也好坏参半，但这种制裁最终对红色高棉的崩溃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利比里亚，对政府干涉邻国内部事务而实施的制裁，在实际执行以前战争已经结束，所以制裁的效果应全面评估。

在和平谈判过程中，将森林和其它自然资源的问题纳入议事日程是重要的，因为这些资源对反对派来说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利用木材和其他自然资源提供的税收，让独立派运动组织从事木材和其他自然资源管理，这是明确地区自治可行性选择的关键。对尼加拉瓜的大西洋海岸地区、

## 欧洲历史上的森林、木材和战争

直到最近，实现木材的充足供给一直是欧洲各国战略准备的至关重要成分。他们对木材的利用不仅包括燃料、房屋、货车和暂时的用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撑战壕。一些用途需要特殊性能的木材，尤其是在造船业需要软质木材用作桅杆，硬木用作船的龙骨。这些特定的需求刺激了北欧国家的木材出口，以古希腊从黑海地区进口木材到阿提卡。出于同样的考虑，英格兰开拓加拿大殖民地的一个动机是为了保证英国皇家海军制造桅杆而获得优质木材。法国在17世纪采用现代造林技术的动力在于为法国海军提供有保证的国内橡树来源。20世纪20年代英国造林项目的战略原因也得到了印证。

森林资源被过度使用了，比如为军舰提供木材、为军队或无家可归的难民提供能源。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不久，欧洲人忘记了森林持续生产的原则而有组织地全面采伐森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战略弱点之一是缺乏石油储备，故尝试通过发展木材化工来寻找一种替代燃料，以使这个弱点最小化。因此德国制定了一个计划，利用东欧数成百上千万公顷的人工林来为这个新的化工工业提供木材原料。

即便是在今天，由于子弹和榴霰弹嵌入了树体，使产自法国东部地区一些森林的木材价值较低，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其他危险尤其是林木采伐造成人员伤害和贵重设备的损坏。在其它武装冲突中，果园和橄榄树林作为一种经济目标或象征而被故意毁坏。

在一些武装冲突和多数内战期间，往往伴随着制度、权力和道德的崩溃，使森林失去了重要的保护。在前南斯拉夫战争中，据说有一些军阀靠非法采伐并出口国家优质森林的木材而积聚了大量财富。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冲突中，当萨拉热窝被包围时，居民砍倒了城市周围山上所有的林木，一直到塞尔维亚占领的边界，这是因为人们需要薪炭材来度过那个冬天。

在一些极特殊情况下，战争使生态系统在没有人类压力的情况下得以恢复，从而帮助了森林。例如，在14世纪英格兰和法国上百年的战争中，许多村庄被毁坏、继而被遗弃，这对森林恢复有正面的影响。

印度尼西亚亚齐和西巴布亚岛、菲律宾的棉兰老岛、斯里兰卡的贾夫纳半岛和缅甸的许多地区来说，这种考虑已经是长期讨论的话题了。

在冲突状态中工作的保护组织必须谨

慎地保持它们的中立性，应避免因剥夺当地居民获得自然资源的权利而使其产生愤怒的做法，并要鼓励冲突各方认识到资源保护的益处。采取适当的安全警卫、充分依靠熟悉各方面情况和地形的当地人员，







森林组织/17934/L DE MATTEIS

敌对状态一经停止，国际社会就可以提供长期和慷慨的援助，以帮助恢复森林资源，如这里所示的越南造林项目

是至关重要的（Hart和Mwinyihali, 2001; Shambaugh等, 2001）。

国际难民救济组织和人道主义组织应努力加强它们的承诺，避免难民营的建设破坏环境。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1996年通过的指导方针标志着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目前这些方针还未始终如一地付诸实施（UNHCR, 1996）。

战后环境和林业规划最好是在冲突进行时就应当开始。应该通过讨论明确将复员的军队重新安置在哪里和他们重新融入平民生活需要得到哪些援助。将相关利益者召集在一起讨论如何解决过渡时期的森林和环境问题也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政府可能将其财力集中于战争上，所以由国际捐助者为这些方面的努力提供资助更具有普遍意义。

交战一经停止，因为各国亟需外汇，国际社会可为其提供长期和较慷慨的援助来帮助他们改善条件。在一个适当的管理制度产生之前，这些外部援助可以防止开采森林资源。由于大多数国家管理机构在冲突后状态中软弱无力，所以新的制度要

简单并且要针对少数的关键活动，独立的监督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

战争结束后，政府不能等到和平和经济增长恢复以后才来解决与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柬埔寨、利比里亚、缅甸和索罗门群岛，除了林产品外只有很少外汇来源。所以，可持续的生产和更为公平的利益分配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居于显著地位，以避免再次陷入暴力冲突。其次，上述措施也适合于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和塞拉利昂等国，这些国家石油和矿物处于出口的支配地位，而木材处于第二位。

位于敏感边境沿线的公园有助于缓解紧张气氛，还可以促进长期互不信任的邻国之间进行合作。位于厄瓜多尔和秘鲁冲突边境的秃鹰和平公园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优点是，这些公园能吸引财政资金，增加非军事机构存在。在某些情况下，也有机会雇用前士兵种植和保护树木。

总之，一些国家的森林地区提供了发动战争的动机和资助战争的能力。所以，这些国家易出现武装敌对，这些武装敌对行动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方面的结果。然而，有大量森林资源的国家冲突后状况又给这些资源带来严重危机。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和其他组织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来避免这些地区爆发冲突；当冲突真的爆发时，要使用与森林有关的方法来解决冲突，减少冲突对环境的破坏；在冲突后状况中要利用森林来促进和平与繁荣。

和平需要作出承诺，首先要为改进管理和改善偏远森林地区与山区生计进行投资。如果能防止这些地区成为冲突的滋生地，那么森林就能恰当地体现其对以森林为生者的生活所作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的重要贡献。◆

## 参考文献

- Alvarez, M.D.** 2003. Forests in the time of violence: conserva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Colombian war. *Journal of Sustainable Forestry*, 16(3–4): 49–70.
- Carle, J.** 1998. *Forest industries and log trade policy in Cambodia*. Technical Paper No. 4, Forest Policy Reform Project. Burlington, USA, Associates in Rural Development.
- Collier, P. & Hoeffler, A.** 2002.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CSA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02-01. Oxford, UK,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Economies (available at [www.csae.ox.ac.uk](http://www.csae.ox.ac.uk)).
- Collier, P., Elliott V., Hegre, H., Hoeffler, A., Reyna-Querol, M. & Sambinas, N.** 2003. *Breaking the conflict trap, civil war and development polic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Global Witness.** 2003.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Burma's forests*. London, Global Witness.
- Goodhand, J.** 2003. Enduring disorder and persistent poverty: a review of the linkages between war and chronic poverty. *World Development*, 31(3): 629–646.
- Hart, T. & Mwinjihali, R.** 2001. *Armed conflict and biodivers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case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DRC)*. Washington, DC, Biodiversity Support Program.
- Kaimowitz, D.** 2002. Resources, abundance and competition in the Bosawas Biosphere Reserve, Nicaragua. In R. Matthew, M. Halle & J. Switzer, eds. *Conserving the peace: resources, livelihoods and security*, pp. 171–198. Winnipeg, Canad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Le Billon, P.** 2000.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ransition in Cambodia, 1989–1999: war, peace and forest exploit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1(4): 785–805.
- Le Billon, P.** 2001.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war: natural resources and armed conflicts. *Political Geography*, 20: 561–584.
- McNeely, J.** 2003. Biodiversity, war and tropical forests. *Journal of Sustainable Forestry*, 16(3–4): 1–20.
- Plumptre, A.J.** 2003. Lessons learned from on-the-ground conservation in Rwanda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Journal of Sustainable Forestry*, 16(3–4): 71–92.
- SAMFU.** 2002. *Plunder: the silent destruction of Liberia's rainforest*. Monrovia, Save My Future Foundation (available at [www.forestsmonitor.org/reports/plunder/plunder.pdf](http://www.forestsmonitor.org/reports/plunder/plunder.pdf)).
- Shambaugh, J., Ogelthorpe, J., Ham, R. & Tognetti, S.** 2001. *The trampled grass: mitigating the impacts of armed conflict on the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Biodiversity Support Program.
- Starr, S.F.** 2002. *Conflict and peace in mountain societies*. Thematic Paper for Bishkek Global Mountain Summit. Nairobi,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 UNHCR.** 1996. *UNHCR environmental guidelines*. Geneva, Switzerland,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available at [www.unhcr.ch](http://www.unhcr.ch)).
- UNHCR.** 2002. *Refugees by numbers*. Geneva, Switzerland (available at [www.unhcr.ch](http://www.unhcr.ch)).
- UNSC.** 2001. *Addendum to the report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on the illegal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other forms of wealth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S/2001/1072 (13 November 2001). New York, USA,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vailable at [www.un.org/Docs/sc/letters/2001/sglet01.htm](http://www.un.org/Docs/sc/letters/2001/sglet01.htm)).
- UNSC.** 2003. *Resolution 1478 (2003)*. S/RES/1478 (6 May 2003). New York, USA (available at [www.un.org/Docs/sc/unsc\\_resolutions03.html](http://www.un.org/Docs/sc/unsc_resolutions03.html)). ◆